

高原十日

陈先平



陈先平，火箭兵报社社长，大校军衔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《秋浦泉声》等多部专著，多篇文章在全国获奖。

起大家兴趣的娱乐活动，军列缓缓地从西安站驶过，谁也没朝车窗外看一眼，他们似乎早已沉浸在马班长特意营造的欢乐之中。

军列上，与兄弟们一路走一路聊，他们说整个军列上就算陈哥你年长，我们都是你的小兄弟，那一刻我被感动得直想流泪。我的这些战友兄弟，在一个又一个任务面前，充满激情，义无反顾，可以舍弃一切。激情背后，他们内心深处也有许多的焦虑和纠结。马班长当了十年兵，倘若不能留在部队长期干，就得转身回乡。他问我练就的这身练兵场上功夫，到了地方还有没有竞争力？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李冰正在谈着恋爱，他问我，将来在哪里安家才好呢？他老家的父母需要人照顾，可女朋友希望他留在身边，这事让他很纠结。“猛男”似乎没什么烦心事，怀揣着考上军校的理想走进军营的他，一步步成长中的艰辛终究要接踵而至，他会如何面对？还有我结识的一个个兄弟，尽管他们都有不愿示人的艰辛和纠结，但他们心中有梦，他们脚下坚实，他们懂得什么叫坚守。

告别了高原，列兵生活成了我难忘的记忆，刻进了我的生命里，这一群坚守在大山深处的兄弟成了心底最绵长最柔软的牵挂……

合理地分配，细到每一个动作都有设计，舍不得浪费一秒钟一滴水。听“猛男”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就开始打鼓，担心哪一个动作没赶上趟就尴尬了。“猛男”告诉我，记住千万别想用洗涤用品，更别想搓澡，你就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快速冲洗，定时一到，你也就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。“猛男”怕我时间不够用，要把他的3分钟让给我。我反复推辞，“猛男”最终和我约定，他节约出1分钟照顾给我。我俩同时进入澡车，相互配合着，洗了一次终身难忘的澡，那也是我高原十日唯一一次洗澡。

第六日 大漠里的旱厕

到第六天，我才算接受了大漠里挖出来的旱厕所。这个难题是我上高原之前始料未及的，所有的预想预防里独独少了这个，以至于上了阵地才知道这才是个大问题。

班长马奎最先发现我窘态，又不好意思跟我直说，就旁敲侧击开导我，我却总是不上这个道。那天午饭后，马班长突然叫我跟着班上“小杭州”出趟公差。我开始很纳闷，心想以前就是争着出公差，马班长也是找各种理由不安排我去，他还是把我看作戴着列兵衔的大校首长，不好意思让我受累。这次却主动安排我出勤务，让我一头雾水。

我跟着“小杭州”朝营房远处的一个角落走去，才知道马班长居然是让我跟着“小杭州”一起处理旱厕的卫生。所谓处理，就是铲土将粪便坑填上一层。“小杭州”是排里有名的富家子弟，没想到他干起这样的脏活来一点也不含糊。他告诉我，他第一次上高原整整一个星期也没敢用这样的旱厕，也是马班长用这个法子解决了他的难题。我终于恍然大悟，明了班长的苦心。人就是这么怪，这么一折腾，我拒绝旱厕的心理堤坝瞬间坍塌，痛痛快快地把身上的大问题给解决了。“小杭州”跟我一样兴奋，禁不住跟我击掌相庆，好似打了一个大胜仗。

这还真的算得上打了一个胜仗，战胜了自己的大胜仗。

第七日至第九日

持续72小时的红蓝对抗演练……

第十日 乘军列凯旋

执行完发射任务，我的列兵生活就该结束了。说好了在高原帐篷里与大家告别，就在准备离开时，我突然改变了原先的计划，决定跟队伍从高原乘坐军列回撤，我把我的列兵生活固执地向后延长了几天……

军列路过西安时，我问马班长此时有何感想，他还是笑笑，说军列要是能在这里停上一站就好了，那样就能想办法见上妻儿一面。提到孩子，马班长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。我说军列一路上停了不少站，有的一停还停好长时间，说不准真能在西安停一停呢。马班长说，不做这样的预想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班上陕西的兄弟就有仨，他当班长的如果一矫情，那俩兄弟的感情也就跟上来来了，弄不好就会伤情绪。车过西安时，马班长带着班上的兄弟正在热火朝天地打着扑克，这是漫长而又极度枯燥的军列上最平常又最能提

第三日 紧急出动上战场

第三天，我的高原反应愈加强烈，头痛得很厉害。

夜里十一点，紧急集结的号声骤然响起。刚躺下准备休息的我们立即翻身起床，穿戴完毕就往外跑。我这个老“列兵”还真的没有“猛男”这个新列兵来得利索。“猛男”一边准备一边还不忘关照我，还好，我这个老兵总算没拖全班的后腿。

集合后就紧急登车，直赴阵地。按照事先拟定的行动预案，我和上士李冰同编在一个发射架。李冰住在我对面铺子上，这次又安排我和他同在一个发射架，自然就聊得开来。作为瞄准号手的李冰是第二次执行实弹发射任务，一路上跟我谈起他对贴近实战的理解，讲得很在理，对生活中的苦与累他却从不谈及，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昂扬激情。我问李冰什么才算得上是大事，他说，能打胜仗才是大事，这次实弹发射就是大事。

时刻想着打仗，时刻准备打仗，是军人必须有的姿态。从瞄准号手李冰纯朴坚定的话语中，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们常讲的“习惯”二字的真正含义。

第四日 大漠戈壁夜岗值勤

当兵就得站岗，班长马奎却坚持不排我的岗。马班长是西安灞桥人，这次执行任务时，他刚回家休假才五天就被紧急召回了。我问他有没有怨言，他笑笑，习惯了，自己是班长，任务压上来了，自然要立即归队。在这里，“习惯”成了大家用得频率高很的词，能把平时难以理解的事干净利索地说得明明白白。在我的坚持下，马班长终于同意给我排一班夜岗：早晨4点至6点，夜岗的最后一班。

或许是有了站岗任务的牵挂，晚上我更没睡着，提前一岗就起了床，跟着“猛男”一起出了帐篷。一开始，“猛男”不同意我跟着，劝我在帐篷里休息，等交岗时他叫我，我坚持要陪他站上一岗。

站上戈壁大漠哨位，寒风一吹，人一下了精神了许多，原本一直很痛的头居然奇迹般地不痛了。徜徉在这空旷的戈壁大漠，我把目光投向那繁星点点的星空，千家万户正沉浸在这恬静的夜色里，而此时，在这戈壁大漠，刚刚过了18岁生日的大男孩“猛男”正持枪站立在寒风吹彻的哨位上。此刻，他或许正想起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妈妈，想妈妈饭菜的味道，或许正悄悄想起藏在心中的那个她，想相聚时的温情和幸福……

我静静地望向天际，望向远处的雪山，望向岗位上的哨兵“猛男”……

第五日 三分钟“战斗化洗澡”

上高原的第五天，我的“列兵”角色渐渐被大家接纳，大家都叫我“陈哥”，这比刚开始叫“首长”“大校”让我舒服得多。

要不是“猛男”叫我去洗澡，我还真忘了在这里还有洗澡这档子事。澡堂其实是在一辆车上，8个人同时洗。水是从外地用车拉来的，听说拉一趟水要用大半天，洗澡也就成了难得的福利。一周可以轮到一次，一次每个人用水3分钟，要用打仗的节奏才能完成。我和“猛男”排队候着的时候，他就给我讲这3分钟该如何

换上列兵衔，当兵去！

从白山黑水的密林深处星夜兼程急赴西北戈壁大漠，这是我时隔28年再次戴上列兵衔，也是我第7次上高原。

第一日 急赴高原当兵去

最后一抹夕阳隐入远处群山时，总算赶到一处兵站。我想这离阵地应该不远了。接我的班长却告诉我，今晚就在兵站歇息。我问班长，太阳刚下山，赶到阵地没问题吧？班长说已经晚上十点多了，今晚在这里歇息是司令员的安排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夕阳刚落的戈壁大漠已近深夜……

我几乎一夜未眠，早起时没想到司令员起得比我更早。司令见我第一句就问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认识他已经快20年了，那时他是旅长。今天他这一问，我才发现自己对昨晚上的事已经有些模糊，究竟睡着了没有也记得不太清楚，高原第一夜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熬过来了。其实司令员心里比谁都清楚，问睡得好不好是一种关心。每年他都要领千军万马来戈壁大漠练兵，早已习惯这样的战场生活，关心来到这里的每一位，也成了他的习惯。

第二日 住进野战帐篷

第二天，我坚持要住到野外驻训部队的野战帐篷里。

这次上高原出现强烈的高原反应，让我始料未及。我在想，反正都是睡不着，与其一个人住在兵站，倒不如住到兄弟们一起，与他们近些，心也就落了地。司令员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同意我今晚就住到担负此次任务的某旅前进指挥所，特别嘱咐身边参谋一定要给我备上一件军大衣。司令员说别看你比我年轻，在高原上我比你耐扛，雪山就藏在不远处，寒冷就在不远处的山凹里躲藏着。平时一口军语的将军用躲藏这样的词来形容夏日的雪山，很有诗的意境。早晨起来一起看，远处的雪山似一夜之间近了许多，连绵的雪山很是巍峨壮观，这应该就是司令员所说的雪山躲藏起来的意思了，一个“躲”字用得真是太贴切了！

和我住在同一顶帐篷的新兵南猛，是个陕西娃，高高大大的，大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：“猛男”。除了连队点名，平时都叫他“猛男”，我也跟着大家这样叫。尽管我尽力让自己少给大家添麻烦，但刚住进野战帐篷，一时很不适应，每看到我很窘迫，“猛男”就会伸出援手。晚上睡觉时，“猛男”坚持要把大衣让给我盖，我再三推辞。班上兄弟都说“猛男”火力壮，劝我别客气。拗不过兄弟们的热情，我只好收下。盖着“猛男”支援的大衣，虽说是在戈壁大漠的野战帐篷里，也觉得很温暖。帐篷里鼾声响起，心中更是油然而生一种崇敬。我的这些兄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日子，那鼾声就是最好的回答与印证。

那一夜我听惯了那鼾声，才知道鼾声原来也是这样悦耳动听。



我是一个兵